

buwu
则慕 著

不悟

如果有个人来世依然爱着你——

杨千紫 一度君华
立誓成妖 明月听风
等人气作者 眼泪推荐

百变人气作者【则慕】
再造虐心古言新巅峰

继古言虐文《不角》热卖后
姊妹篇《不悟》洒泪归来

心痛指数再度爆表

年少相遇，让她今生只为他痴狂
至死不渝，又是谁曾说会护她一辈子

生是情，死也是情，生死亦有情，原来只是两两不相，两两不相

2014年10月1日 磨房文学网



不悟

则慕 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悟 / 则慕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14. 12
ISBN 978-7-5511-2144-6
I. ①不… II. ①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
代 IV. ①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88108号

书 名: 不 悟

著 者: 则 慕

策 划: 张采鑫

责任编辑: 卢水淹

特约编辑: 欧雅婷

美术编辑: 许宝坤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封面设计: 刘 艳

内文设计: 曾 珠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9×1194 1/32

印 张: 9

字 数: 250千字

版 次: 2015年3月第1版

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144-6

定 价: 24.8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目录

- 【第一章】鬼者，归也，归其真宅……001
- 【第二章】人生若只如初相见……023
- 【第三章】平昌三年春，花与人俱美……047
- 【第四章】她念念不忘的，他忘了……081
- 【第五章】他还不是仗着她喜欢他……105

A decorative illustration featuring a large, stylized white cloud at the top left and bottom right. In the center, a large white circle contains a black ink wash drawing of several chrysanthemum flowers with long, slender stems and leaves. The title '目录' is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font, positioned above a diagonal line that separates it from the table of contents.

目录

【第六章】此生不复相见……130

【第七章】原来，当鬼也会这么难过……158

【第八章】一直爱你，只爱你……188

【第九章】我要离开他，可前提是他必须活着……210

【第十章】一朝入梦，此生不悟……252

【番外】无始而终……275



【第一章】

鬼者，归也，归其真宅



顾虹见睁开眼的时候，看到的是熟悉，却又有些陌生的场景。

并不算太大的书房明朗清静，黄花梨制成的桌子上还略显杂乱地摆放着一沓奏折。而桌椅后上方立着“闻道堂”的牌匾，这三个字遒劲有力，行云流水，正是当今天闵国的皇帝林思泽亲手所写，而那牌匾，则是顾虹见亲手拿着刻刀，一笔一画刻成的。

这里是闻道堂，虽然看起来不过是个普通的雅致书斋，实际上却是林思泽的御书房。

可，她顾虹见为什么会在这里？

顾虹见本该在离皇宫，乃至离整个京城十万八千里的扈州。她刚和冀封国的名将百里岑交了手，虽然天闵国的众将士不辱使命，千辛万苦攻下了扈州，但和百里岑交手的顾虹见简直没有任何胜算地被他给打败了——百里岑一枪挑她下马，而后乘胜追击，一枪刺

中她的胸口，她便失去了意识。

百里岑不是黄毛小子，而是年轻却身经百战的将军，是懂得一口咬住猎物脖颈的狮子。因此，顾虹见从马上摔下去的那一刻，她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。

准确地说，三个多月前顾虹见从京城离开，带着五万兵马奉命去拿下扈州的时候，她就已经知道自己必然会死。

可现在是怎么回事？

她非但没死，还出现在了千里之外的林思泽的书房里……

顾虹见皱着眉头，极其不解地走了两步，却发现自己浑身轻若柳絮，只是想着要动一动，便瞬息到了屏风之内林思泽休憩的地方。

林思泽居然在。

他看起来有些疲倦，倚靠在软榻之上，双眼合着，眼睛下方有一圈淡淡的青黑，左手上还握着一本奏折。

他现在看起来虽然很疲惫，却依然一如既往的极其俊朗，因双眼微合，眼皮上那长而卷翘的睫毛便更清晰可见，随着他的呼吸轻战，宛若舞动的蝶翼。他的眼尾微微吊起，若是柔和且带着情愫看人，简直可以把人的魂魄都勾走；但若是生气而冷漠地看着别人，便会让人觉得如坠冰窖，遍体生寒。

这两种眼神，顾虹见都实实在在地受过，因此很有感悟。

但他现在安静地睡着，不露出光华流彩的双目，倒看起来十分温顺。再配上高挺的鼻梁、略显苍白的薄唇，还有比常年奔波的顾虹见都要白皙清澈一点儿的皮肤……

好一幅美人小憩图！

但顾虹见却没什么心思欣赏，她迫切地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于是她又“走”到林思泽身边，想伸手推一推林思泽，把他弄醒。

林思泽很讨厌睡觉的时候被人弄醒，如果真是他极其疲惫的时候被无关紧要的事情弄醒，还会大怒。但顾虹见向来不怕，反正惹林思泽讨厌和惹林思泽生气本来就是她的强项。



但这一次，她失败了。

她看见自己的手穿过了林思泽的肩膀，然后整个儿穿了出来，而林思泽却好好地躺在那儿，根本没受任何干扰，依然睡得很沉。

顾虹见眨了眨眼睛，把手收回来，又试了一次。

毫不意外，她的手又一次穿过了林思泽的身体。

她没能叫醒林思泽，不过这已经无所谓了，因为一切都很明显了。

她果然死了，现在，大概变成了一个魂魄。

顾虹见记得以前看到过这么一句话：鬼者，归也，归其真宅。

也就是说，鬼啊，其实就是“归”，也就是人死了之后，回到了真正的归宿之所。

可是，她的归宿，怎么可能是林思泽？

顾虹见有些愁苦地看着林思泽。

如果林思泽知道自己的身边正飘着她，那会是什么反应？

顾虹见已经确认过了，她的确是飘着的，她的双脚并未着地，也不需...要着地，想去哪里，便可以如风一般地飘去哪里。

如果林思泽知道她已经死了，并且死后还化作一缕魂待在他的身边，那他一定会黑着脸说出四个字——阴魂不散。

老实说，顾虹见自己也觉得很荒唐。

她知道自己对林思泽的感情很深厚，毕竟二十年来，她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儿变成了一个女将领，她一生中所有的美好和痛苦，都是林思泽给的，她所有的爱与恨，也都给了林思泽。

但她曾以为，这也就仅限这一生而已。

等她死了之后，喝了孟婆汤，过了奈何桥，下辈子当牛当马当人，也都跟林思泽没有关系了。

但顾虹见怎么也想不到，她对林思泽的感情居然深厚到可以让她变成一缕幽魂，然后继续飘荡在林思泽身边。

至死不渝，说的大概就是她了。

只是这种至死不渝，不论对她来说还是对林思泽来说，大抵都

不是什么好事。

顾虹见看着林思泽，忽然有点儿伤心。

林思泽知道她一如既往地，完成了他所下达的指令吗？

林思泽知道她只花了两个多月，就攻下了易守难攻的扈州，给予冀封国重击吗？

林思泽知道她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吗？

顾虹见无法判断，因为她相信，就算林思泽知道她死了，也还是可以如现在一样呼呼大睡的。

以前和林思泽吵得最激烈的时候，顾虹见曾说过“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”这样的气话，当然，真的只是气话，而当这气话变成现实的时候，她却有点儿无助了。

因为她虽然做鬼了，却什么都做不了，如果可以，她想狠狠抽林思泽几十个耳光，或者用毛笔在他脸上画乌龟，又或者干脆杀了他，让他陪自己一起死。可她现在什么都碰不到，什么都掌控不了，简直比当人的时候还不如……

顾虹见百无聊赖地往外走，想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，好在书桌上还真有一本摊开的奏折，林思泽大概刚批完，上面清楚地写着日期——平昌七年，九月十四。

顾虹见死的那天是九月十三……

也就是说，她刚死还不到一天，就迫不及待地回了京城？

此心可感动天地啊。

不过，如果是这样，只怕林思泽还什么都不知道。

扈州的捷讯，哪怕全程用最好的马，快马加鞭传回来，在每个驿站都不停歇地换下一批人马，也起码需要七天才能抵达京城。也就是说，起码还有六天，林思泽才能知道她的死讯。

顾虹见摇了摇头，想离开闻道堂，然而走到门口就仿佛被一道无形的墙壁给拦住了一般，完全无法再走动。她甚至都可以从门缝儿里看到外边站着的侍卫和宫女，还有内监，却偏偏出不去……

可恶……

顾虹见飘回林思泽身边，知道肯定和这家伙脱不了干系。

自己就这么喜欢他吗？

喜欢到变鬼了还得黏在他身边……唉。

大概她比她自己所以为的，还要喜欢这个人。

顾虹见正发着呆，林思泽却微微动了动，而后缓缓地睁开了眼睛。

他眸中带着极其罕见的迷茫和空白，与完全清醒时截然不同。

林思泽皱着眉头闭了闭眼，伸手捏了捏鼻梁，再睁眼时，眼神已然和以往一般犀利而幽深，像一湖深潭，让人无法捉摸他到底在想什么。

顾虹见在他面前蹦了两下，想试试他能不能看到她。

而结果毫无疑问，林思泽压根儿看不到她，他只是从软榻上站起，拿着手中的奏折，便直接从还在蹦跶的顾虹见的身体里穿了过去。

顾虹见略有不满地撇了撇嘴，跟在林思泽身后，看着他走出了屏风。而外边林思泽的内侍蒋海福，听见了林思泽的脚步声，上前道：“皇上，您醒啦？”

蒋海福虽然名字老气，实际上却是个年纪很轻的太监，眉清目秀的，但也挺爱装老成，自林思泽登基前他就已经跟着林思泽了，数年下来，对林思泽的喜好掌握得十分清楚。

林思泽“嗯”了一声，蒋海福便吩咐宫女去把准备好的热水拿来，让林思泽擦了脸。

“呸，你过得倒还是舒服，我在扈州那鬼地方，又是女子，好久都不能洗澡，身上都臭了……”

顾虹见飘到林思泽面前，装模作样地伸手扇了他几个耳光。当然，还是轻飘飘地穿透了林思泽的脸，不过顾虹见这一辈子实际上也没能打过林思泽几次，现在可以这样随便对他拳打脚踢，虽是自娱自乐，但也足够让她满意了。

林思泽若有所思地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，忽然道：“蒋海福。”

蒋海福马上应道：“皇上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今日……扈州那边有新的消息传来吗？”

林思泽淡淡地问。

顾虹见的拳头却忍不住停了下来。

蒋海福一愣，随即摇头：“没呢……上一回来消息还是十多日前，说是，顾侍郎已想出法子攻下扈州，把百里岑给引开。”

林思泽道：“嗯。”

“皇上……可是担心顾侍郎？”蒋海福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顾虹见也盯着林思泽看。

却听得林思泽冷哼一声：“说已有了办法，就应能拿下扈州。她向来诡计多端，又有武艺傍身，我担心她做什么？”

蒋海福赶紧点头：“说的是，顾侍郎想必是平安无事的。”

诡计多端？

顾虹见有点儿哭笑不得，对着林思泽又踢了两脚，以鞋面踹他那张俊脸，心里才稍稍出了点儿气。

她虽早晓得自己在这人心里肯定没什么好样子，但切实地听到“诡计多端”四个字，心里还是难免不快。

诡计多端，她什么时候用过诡计在他身上了？

她每次都是为了他而去害别人的好不好！

好吧，这也不怎么好理直气壮……

顾虹见怨气十足，想要就此待在闻道堂，可林思泽走了一会儿，她马上也被整个儿拉着带了出去。而后不情不愿地跟在林思泽身边，林思泽坐着大辂，她就像纸鸢一样飘在他身边。

贺芳凝早就听见了“皇上驾到”的声音，因此也早就穿着一身白色的轻纱跪在紫云殿外恭候圣驾，见林思泽来了，便微微抬眼，而后柔柔一声“皇上”，叫得人心都软了。

而顾虹见盯着她的脸只想冷笑。

贺芳凝……她若不是这张脸像极了某人……哼！

林思泽见了，微微皱眉，上前扶起她，道：“天气这么冷，你

怎么穿得这么少？”

虽他表情还是淡漠，但声音里却还是带着几分关心的。

“回皇上，因为臣妾记得皇上最爱看臣妾穿白衣，臣妾刚刚一时情急……咳……”贺芳凝边说着，边微微咳了两声。林思泽便索性拉着她的手，直接进了紫云殿。

贺芳凝看了一眼被林思泽牵着的手，露出一个娇羞的表情，因寒冷而煞白的脸上也浮现了一抹红晕。

顾虹见简直想冷笑。

现在刚入秋，的确不算热，但宫内高墙耸立，风亦不大，能有多冷？

她在扈州，哪怕是七八月份，依然是冰天雪地的，寒风如带着无数倒刺，刮几下便让人浑身发寒皮肤生痛。顾虹见到扈州的第一天，半夜醒来就发现自己一脸的血，原因无他，皆是因为嘴唇太过干裂而出血所致。

第二天她又染了风寒，而本来众将士就不怎么服她，染了风寒她也不敢说出来，只自己硬扛着，装没事人。为了给那些将士看看自己的厉害，她还特意在众人都冷得发抖之时，只穿了薄衣在冰天雪地中操练，虽赢得了不少敬佩的目光，但也导致风寒更加严重，差点儿变成肺癆。

总之，后来顾虹见什么罪都受过。

不过从小也并没有过得很好的顾虹见并不怕受苦受罪，她只怕死，死了，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

只是她不怕受苦受罪，也并不代表她就习惯受苦，更不代表她不希望自己遭罪的时候，能有个人来嘘寒问暖。

只可惜，她在扈州那种地方死了林思泽都不知道，他却在这高墙暖殿之中，关心贺芳凝有没有受寒。

云泥之别，不过如此。

其实，林思泽也不是没有对她好过，他对她好、关心她的时候，简直好到没话说，只是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久到顾虹见已经不大记得了……

顾虹见正要回忆，却忽然回神，发现自己已经在紫云殿里了。林思泽和贺芳凝坐得很近，贺芳凝穿上了一件厚一点儿的衣裳，但似乎还是很冷，有意无意地往林思泽那边靠，林思泽却没注意到，只直视前方，像在发呆。

林思泽居然会发呆……

这还真是稀奇。

和她顾虹见待在一起时，林思泽只会用那双招人恨的眸子盯着她，像随时都要杀了她一样，不见一刻平和放松。而和贺芳凝在一起，他倒是很放松很快乐嘛，居然还舒适至发呆了……

贺芳凝也有些惊讶，她试着轻轻拽了拽林思泽的袖子，小声道：“皇上？”

林思泽收回目光，看向她，道：“嗯？”

贺芳凝道：“皇上……似乎有心思，可是出了什么事吗？”

林思泽一顿，而后摇了摇头：“没什么。朕只是有点儿乏了。”

贺芳凝有些害羞地低头，勾了勾嘴角，道：“那，皇上，不如早些休息吧……”

林思泽点了点头：“嗯。”

顾虹见几乎有点儿绝望了——她该不会还得待在这里，看着林思泽宠幸贺芳凝吧？！

知道是一回事，亲眼目睹又是另一回事啊！

只希望林思泽记得放下床帟……

然而不料，林思泽站了起来，道：“那朕就先回掌乾殿了，凝妃你身子不适，好好休息吧。”

贺芳凝的脸几乎黑了，道：“皇上？臣妾、臣妾的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啊……”

“你开始受了寒，不是咳了几声吗？一会儿让太医来看看吧。”

林思泽没再多说，直接走了出去，只留下贺芳凝一个人目瞪口呆地坐在椅子上，半天才想起要去恭送林思泽，结果又被林思泽以身体为由的名义赶了回来。

顾虹见看着贺芳凝几乎扭曲的脸，差点儿没大笑出来。

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她算是彻底见识了……

让！你！装！可！怜！

顾虹见心情大好，跟在林思泽身后，被带着又离开了紫云殿。

蒋海福道：“皇上，回掌乾殿吗？”

林思泽沉思片刻，道：“不……去昭虹殿。”

顾虹见瞬间愣住了。

昭虹殿？

那不是她的寝宫吗？

虽然是……只住了短短两三年的地方。

林思泽为什么会想到要去昭虹殿？

他在想她吗？

顾虹见虽然已经是鬼了，但却在这一刻彻底明白了什么叫“飘然”，她整个人飘飘摇摇的，嘴角根本压不住，跟在林思泽身边，往昭虹殿飘去。

算算她也有大半年没在昭虹殿住过了，自从那时候和林思泽大吵一架，林思泽把她赶出昭虹殿之后，她就再没来过。湘君便是昭虹殿的主事宫女，虽然现在昭虹殿里压根儿没人住，但林思泽倒也没让她们去其他殿里伺候，只守着个空荡荡的昭虹殿。

此刻夜色深沉，月亮被罩了一层轻纱一般，朦胧地挂在天上，连洒下来的月光都显得很淡薄。昭虹殿由此显得格外冷清，树影依稀，偶尔微风拂过，还生出一两分鬼气。

林思泽下了大辂，只带着蒋海福沉默着走了进去，本以为这时候正殿应该已经没人了，却不料还有个宫女，拿着扫帚在扫地。

蒋海福皱了皱眉头——天色已暗，她扫什么地？

林思泽也注意到了，微微顿了顿。蒋海福赶紧道：“喂，你是

哪个殿的哪个宫女？怎么大半夜的在这儿扫地？”

那小宫女转过头来，脸露在月光下，终于能看分明了，却正是顾虹见的小侍女——湘君。

湘君大概没料到这时候还有人，吓了一跳，而林思泽的身子隐在树影之下，湘君并没有发现，她愣了愣，道：“蒋总管？您怎么来了？皇上有什么吩咐吗？还是、还是顾大人要回来啦？”

蒋海福见林思泽没有说话，依然保持沉默，心下明白，便道：“皇上并没什么吩咐，我只是随便来看看。倒是你……湘君，大晚上的，你扫什么地呢？”

林思泽和顾虹见颇为浓情蜜意的时候，也是经常来昭虹殿的，而湘君又是顾虹见的贴身侍女，蒋海福自然认得湘君。

湘君看了一眼手上的扫把，叹了口气：“我睡不着，左右无事，就爬起来扫扫地。”

蒋海福哭笑不得：“哪有你这样的劳碌命。你不是主事宫女吗，还用你自己扫？”

“习惯了嘛。以前顾大人还在昭虹殿的时候，如果皇上不来，顾大人也经常晚上睡不着，就在院子里练武。我呢，就拿着扫把，在后面扫被她砍下来的花花草草。”

蒋海福顿了顿，道：“噢……”

他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才好。

身边那人的心思，他实在没能完全摸透，也不知道现在藏在树影里，偷听他和这个小宫女说话是什么意思？

蒋海福一个头两个大，也不知道这对话还该不该进行下去，他怕不继续问吧，皇上不高兴，又怕问多了吧，皇上根本不想听……

见林思泽还是没有任何动静，蒋海福只好硬着头皮道：“顾大人经常睡不着？”

“是啊。”湘君叹了口气，在一旁的石椅上坐了下来，“顾大人似乎经常做噩梦。有一回顾大人生病，我还听见她说什么自己害了太多人，还嘀嘀咕咕地报名字，什么三皇子啦、四皇子啦，还有

什么……左宁嫣？哎呀，我不记得了，反正顾大人很可怜的……”

一直飘在三人身边，听着湘君怀念自己，因此而有些感动的顾虹见顿时傻了。

好端端的……好端端的……

这个笨湘君，提什么左宁嫣？！

蒋海福也顿时瞪大了眼睛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而林思泽却站不住了，直接从树影里走了出来。

湘君没料到阴影里还杵着个人，吓了一跳，而看清了那人是谁之后，更是吓得赶紧跪下，道：“皇上万岁！奴婢没、没看见皇上在，没能及时行礼，请皇上恕罪！”

林思泽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不是睡不着，喜欢扫地吗？”

“啊？”湘君茫然地抬头。

林思泽：“那就从今日起，每天掌灯之后在昭虹殿、承泽殿、空明殿扫地，就扫三个月吧。朕会让人检查，如果扫得不干净，便再多加几个月。”

湘君倒抽一口凉气，但见蒋海福对她拼命使眼色，还是苦着脸跪着磕头：“谢皇上。”

林思泽甩了袖子便离开了，湘君茫然地跪坐在地上，蒋海福看了一眼林思泽的背影，小声道：“你真是走运。”

湘君道：“我走运？！我、我就是眼神不好没看见皇上，就要扫三个月的地……还是这三个地方，我还走运……呜呜……”

昭虹殿是顾虹见的住所，一直空着，下人也不多。

承泽殿本是皇后所住之地，但林思泽登基七年来，不管大臣怎么说，他都没有立后，因此一直空着，下人也并不多。

空明殿则是彻底的冷宫，先帝时期被打入冷宫的后妃早已按照先皇的旨意一同殉葬。而林思泽登基之后，后宫一直很空，妃嫔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，因此还没有人有机会入住冷宫。

换言之，这三个地方，都是没有主子的地方，也可以说是人烟稀少，下人们打扫起来也就很糊弄，尤其是空明殿想必是有不少陈